



路史

太史公作史記蘇子述古史自黃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予違太史公貌千三百載矣又上誣之萬載之前非取益於聖人也以學者猶欲言也神輸雌雄之書輜軒黃車之錄克棟連牀曜聯而轂繫矣然心術或蔽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故觸途而輒寃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史攷張惜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通鑿外紀亦粗諱矣而其學俠淺不足取信太史公丁孤羸威學之後首掇隧緒旣足通遺而蘇

子所述第發明索隱之舊茲固未足爲全書而予之路史所爲起也嗟乎人者天地之英而聖人之道與天地並春生夏長天地有不至聖財成焉賞善罰惡天地有不及聖輔相焉其所以贊天地之化毓者至矣是故天地雖大非聖人有不立三皇五帝又聖之出類而人道之極摯者也然其猷爲制度反菴藹而不昌得亡惜乎或曰今古異道古之不可施於今猶燭之不可用於旦也吁亦廬臧爨獲蒙蒙亡志者之屏見余道一而已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自伏羲以來炎黃小顛顛譽陶唐姚虞伯禹俱以是傳以今金之

雖前乎千萬載稽符合節是且莫之轍也風容臯夔之徒英靈猶在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特方其所表見可得而言矣曷古今之異哉雖然清穆之編詎宜辱於樛鉉之手邪式爲抄類而獲奇紀且太史公來百千賢之論話詮矣語留千載此其時也故予論世天皇以還尼于有夏以綱太史公蘇子之亡其有所明則諉之私屬疏之下方夢雋之論節誦碩人亦徒以移衆云歷紀乾道龍集庚寅亞歲廬陵羅 必長原叙

路史別序

輝自夷陵抵衡湘有為輝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輝  
智識弘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日見之以方  
問族五牟道當繇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  
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於闔閣之外  
議論粲發問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觀竒秘  
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為  
不虛語實天下之竒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  
謂我

朝之文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

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輝竊論之公之立言遠禍  
賈誼而叙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  
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  
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親知詩之不主  
於文讀甘誓之說而君臣上下之義明知書之不主  
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  
之不浮虛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  
春秋之不褒則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  
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文叙事者優爲之矣嗟乎  
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五帝之道高不

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使遂  
行之不惟俛管窺甌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表褐談禪  
之士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  
則無莽卓之禍知大麓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  
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  
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

靖康而有此書則戎翟不昌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  
賊子之知懼而可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  
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又評之立蕭曹勲業易  
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下輝之孱微

無高銜大具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謂  
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  
語則知路史矣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 輝謹序

路史前紀九卷

廬陵羅泌



第一卷

初三皇

叙四太

第二卷

二靈

九頭紀 第一

叙十紀

第三卷

一四  
循蜚紀 第七

第四卷

因提紀 第八

第五卷

因提紀 下

第六卷

禪通紀 第九

第七卷

禪通紀二

第八卷

禪通紀三

第九卷

禪通紀四

路史第一卷

錢

塘

洪

榘

校刊

廬

陵

羅

泌

男

革承命註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  
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儀匹也亦曰  
二儀者三有

先後兩无彼此有相匹之意矣天一地三者此先  
後之言余地亦惟一而云二者言下已落第二也  
李明之衡山記云朱符謂火筋如兩儀成變化夫  
不可缺一當有識者辨之有太極說見發揮

太極者太一也是為太易太初列圍寇曰有形生

於無形无形天地之始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

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

曰渾淪混池也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極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內篇云日月相

及易之名二易無形埒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倍之為五十而一牙易變而為一北方一變而為

倍是之謂无形埒易變而為一先有一變而為

七二變而為九七行數九玄數此河洛自然之

矣還返變通之謂也是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為一

所謂易者豈牽合哉始則終終則始會九而復元變九而復貫易卦有

一變至七為歸魂而本宮之氣革矣復二變而

手本體是復變為一也一者形變之始也天以

九轉之道亦數之足余一者形變之始也而變四

地以一而變四四有體而一无體是故天之體數

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

用者一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二二而四三三而

九以至九九八十一皆可變以乘而一不變百則

十也十則一也故亦不變去其清輕而騫者為天

濁重而墜者為地冲粹而生者為人此上本易乾

見列子知此說則可天地壹縕萬物化醇男女會

以究天地之蘊矣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天地交而萬物生也夫

一氣之中五行並育而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行  
 之則為十為百為千萬如核既坻則根生幹幹  
 生枝枝生葉斯謂三生萬物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近非所詳  
 言而往昔載謀又類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  
 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為之治即代所謂盤  
 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主也六韜大  
 明云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淨清地德生成人事安  
 寧戒之勿忘忘者不祥盤古之宗不可動也動者  
 必凶今頽之會昌有盤古山本盤固名其相鄉有  
 盤古保而雲都有盤古祠盤固之謂也按地理坤  
 盤云龍首人身而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事  
 具徐整三五歷紀及丹壺記至唐袁天綱推言之  
 真源賦謂元始應世萬八千年為一甲子荆湖南  
 北今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陰  
 晴云其顯化之所宜有以也元豐九域志廣陵有  
 盤古冢廟殆亦神假者錄異記成都之廟繼之以  
 有盤古三郎之目庸俗之妄餘詳發揮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下卷所紀三靈者在洞神部又有

所謂初三皇君詳見發揮而以此為中三皇蓋難得而

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摭紀三靈

而復著夫三皇也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

媯神農為後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三畧文列莊

子不韋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恕以為孔門未有

明文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世

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之三皇斯得正矣至鄭康

成注書中侯勅省圖乃依春秋運斗樞細黃帝而

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虎通義乃無女媧  
 而有祝融甄曜度與梁武帝祠象碑則又易以遂  
 人蓋出宗均援神契注與譙周之史攷紛紜不一  
 故王符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  
 敢明至唐天寶七載始詔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  
 氏人皇氏于京城內而玉輿建言唐家仙系所宜  
 崇表福區請度昭福作天華上宮及靈臺大地安

父祠於是立三皇道居太古天皇中古伏羲  
女媧等堂皇則太古夫皇外復別立三皇矣  
渾敦  
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  
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  
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  
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  
知也不可不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非學者之急今  
一切隔之

初三皇紀

路史第一卷

路史第二卷

廬陵羅

泌

男

萃承命註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

易通卦驗文按洞神部以此為中三皇君

是君臣道生之後

是曰天靈

外紀云十二頭號曰天靈

望獲強尊以獲為名以望

為姓字子潤號中天皇君並詳洞神部

頡贏三舌

十二文驤首鱗身傳記

皆龜身此亦形相

碧廬禿楫丹壺

首出庶物君有五

期云五行期運五條非

寔司元化歲紀攝提

見徐整曆紀斟元陣

**樞以立易威**春秋得乾圖云天皇於是對元陳樞以

宋君云威則也言對酌元氣陳**乘錄即契無文不懷**

**乾曜迨元像符合氣**太微黃書云天皇象符

**有風行焱逝**亭蓄其形**靈書八會**王經隱注云三皇

策按洞神第十四一天皇內字二地皇內記三人皇

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鳥迹之始也真誥曰八

會文章之祖也一皇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

**然洞神**三皇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天

為簡白玉為文蓋道家者流以三皇經為三墳太洞

經云三皇經者王真洞清上清洞玄太清洞神也三

洞蒼元經云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

**華**洞神經有三皇印三皇王券一日金契三皇經云

自然之文皆綴以金鉤置一王案覆以珠巾分以

五香持**人風真淳**太真科云大化始立人風真淳

以十華**道接三皇之世洞玄名靈寶之道明三才度五帝體**

之世洞真名天寶之道絕清正之方濟三代之後

**真得極**靈寶經云三二一者上一真帝之極中一真皇

地皇得主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衆

妙三皇體真而守一其真極也得一而已**提名旋**

**復**提名策名也旋**無門無旁神運四輿被迹無外無**

復復言其變化**熱之陵**道甲開山圖云天皇出於桂州即無外山也

鄭康成云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方二千里

水經注云或言即崑崙崑崙氏**三輔九嬰為世億齡**項

始學篇天皇十三頭皇氏洞紀云一姓十三人也它

書皆自然獨春秋緯言天皇地皇人皇皆九人分為九

州長天下故河圖括地象云天皇九翼提名旋復蓋

輔翼者九人余易通卦驗云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

元君有五期三輔公卿大夫也故禮記正義謂三才既

判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即應有君臣治國第  
年代綿遠而無文念三輔九翼併皇是十三人

###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見遁甲

名岳姓字子元號馬蹠妝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皇

十一君皆女面龍類馬蹠水經江榮氏云兄弟十一主

人面貌皆如女子而相類地身獸足出龍門山

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貲洞神經云

八荒四極四太始之元三皇一等經云中天皇以

海山川谿谷始元年出治平初太始元上竟號年按道書有元景

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元極等號而武帝內

傳又自青虛三統經序有中皇之意云類上成正一不生

不化覆却萬物覆於下却於後得道之秉立乎中央

神與化游唯庸有光見文子等書鬼出電入龍祖鸞

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馮烈爰定三辰是分宵晝見

曆或謂三辰有度晝夜有經何定分之有曰不然或

持後世作儀器以揆躔度準盈虛以正昏明者固非

移日月而易晝夜也是知躔魄死魂生式殷月候曆

度晷景之用有自於此矣史地皇以三十日為月十一月為冬至亦見高氏小

史此亦本自然帝系譜云天皇氏以木王

之類諸治徑易火紀周正地皇氏以火紀始學篇亦

也謂天皇以木德王故或有草榮木替亦號萬齡三皇

疑二皇為義炎者非也皇地皇人皇開治各二萬八千歲而河圖帝系譜等

皇地二皇俱萬八千歲始學篇則云八千歲按真原

云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

墳書以一歲為一易草木蓋以草木未周禪為之紀辨  
今都波之人莫知四時之候女貞之俗不知正朔  
紀年但云已見草青幾度流求之國以月生死辨時  
以草木榮枯為歲僭崖觀禽獸產乳識時占藹芋戎  
熟紀歲土番以麥熟為歲首岩昌党項皆候草木以  
記時序太古之世中國之俗有以與蠻夷同斯不疑  
者曰萬齡者亦  
號數之萬金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  
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而輪轉無廢水流  
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  
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  
不遂與二靈參邪子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  
氏於九頭紀

### 九頭紀第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見維胡泚

龍軀姓愷名胡北字文驤首達腋王篇云亦臂出刑

馬山提地之國通甲開山圖云人皇出於刑馬山提

老子之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州謂之九圍維

書春秋命歷叙云人皇出於提地之國兄

謂居方氏見三墳又雜書云人皇出於提地之國兄

肇此分矣今石碣有太平元正肇出中區太平元年

九皇里非一所也  
大中祥符五年  
聖祖降言上天祐德之意以為  
至清分職實曰九天司命在昔乃為人皇蓋九人之

一亦嘗降治國家之始祖云駕六提羽乘雲祇車見雜書寰宇制記作抵車誤制

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太平經云三皇之時人皆

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得至道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

際無臬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為天下谷言

如云言辭迪出谷口谷口古塞門或云上賜谷蜀秦猶文教也

今之斜谷樂史從之妄矣還乘青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上下道

裏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異與人天參離良是仇書

摘三辭云人皇別長九州離良地精生女為后夫婦之道始此又見春秋命曆叙有佐無位

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文子鵬冠子云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階級尊卑名號

自君吏民於次者無國歷寵歷錄副其所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鉤考之具不備也政教君臣

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此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則前乎此者無政教無君臣有下男女不飲食者矣它可類推當是之時天下思服

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迄終為世之日

兩皇並隆右中天皇而下河圖年代曆等皆記之三百五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

百年小司馬氏取之不足稽也寶積記云斯類國在室中有三皇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十二頭地皇

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也若今數牛魚然古質故尔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

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

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

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

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

姓而疏佐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

可也略條刺于右端春秋命曆序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

為十紀易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為一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

誕安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真

太素之年 說見餘論

其一日九頭是為一姓紀則秦皇氏紀也秦丞相

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最貴貴者非貴於二

皇也以其阜民物備石臣政治之足貴也按孔衍

春秋後語秦皇乃人白王張晏云人皇九首韓救孔

廟碑云前開九頭以什言教是也秦皇即九頭紀

舊記不之知余真源吐云人皇歌倦塵事乃授錄

於五姓知為九頭紀也 韋昭亦云人皇九人所謂

九皇然騶冠子所稱九皇則又非此至

董仲舒繁露乃推神農為九皇異矣

五龍二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五行之布

山岳張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 方是時也世亟巢

穴日月貞明真源云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

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春秋命曆序

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

開山圖云五龍見教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君

也昆弟五人面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

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為父

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

部法五龍之迹行死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

在五龍之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

在五方亦見李善遊僊詩注 今上部奮延膚

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五

龍僊人祠於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

各本列記卷三

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云五龍池有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雉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谷木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之西南又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孟詵錦帶前書謂之括非蓋攝提首紀余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

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

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維之三姓也在漢皆餽儀云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物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天與土地金木水火土石是矣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九八

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為四類氏或作民誤

合維四是謂三姓紀龜圖出維從而合之所謂黃

為熊俱非教人穴居錦帶書云合維四姓教人穴居乘

蜚鹿以理見真源賦

連通五是謂六姓紀或作乘蜚麟以理見賦蜚鹿

之類蓋皆馬名如蜚菟青龍白鶴野麋娥鹿走狐驪吾等尔

叙命六是謂四姓紀克以命叙駕六龍而治賦云

後付七十二姓駕六龍而治天下七十二姓者攝提六維連通叙命之四紀也然云次傳五龍氏又以六姓紀為後五姓次傳叙命紀合一百一十萬七百五十年至遂人則妄矣

###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德厚

信証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飛也  
陶弘景譜曆云上古有循飛紀

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黃遂人氏

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即十有三姓也諸記不一按維書云三皇

號九頭紀次五帝號五龍紀次攝提紀次連逋紀次叙命紀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為合維循蜚傳

之繆

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

有八姓也三墳書作通姓氏又以九頭五龍提提

取然淺陋每難據云

疏侂十自黃帝氏而紀疏以知遠侂以審斷自秦

氏没而嘗無君矣其亏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

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

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

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

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

形兆整堦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端握符登

紀為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

地之有初翔于僻邑荒村恍見大古之俗顧豈俟

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

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

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

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物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物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祇裊新襲蟣蝨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况於人乎譚數云道言天地初開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賤者易生貴者難毓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人日其源於此蓋不知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秦皇以下五紀凡言六在遂八前鄭康成六藝論云遂人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云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浦六叙命四九九十有一如鄭所言則十紀皆在遂人之後

命四紀又在伏羲之後非也馬總之徒俱謂十紀通百八十有七代又云伏羲前六後三各立年歲亦惟此據張揖貞到徐整等亦皆不可

中三皇紀

路史第一卷

路史第三卷

廬陵

羅

泌

莘承命註

男

循蜚紀 第七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躋灝  
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弊鍛

開山圖云巨靈與元氣齊生為九元真母出於汾睢汾水之睢上也其地

慶軍是廣韻云鉅靈坐於汾睢今華陰縣北揮五

丁之士驅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李淳風

元始判氣天皇帝鎮立名山各有所屬分野蓋當是時六合之間有未融者故鉅靈女媧之徒以神通智力出而贊化也五丁蓋非一按世本及蜀紀華陽志益州記十三州志成都記等皆言五丁事蜀王閉明負力能徙山通石則目以五丁矣又言五丁其時未有號謚但以五行方色為主故廟有赤黑黃白之帝惟无恒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焉傳載鉅靈之迹多在蜀豈別一鉅靈邪薛綜以鉅靈為河神蓋本水經所引謂國語華岳當河河神巨靈手盪脚踏開而為兩言之今國語亦無此文又漢武帝內傳時東都送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為鉅靈異矣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  
逐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  
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希韋四世大巢二世遂

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  
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  
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  
宗廬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  
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  
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自疆氏自句疆而  
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  
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  
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  
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為

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紕焉自無懷降所叙與名山  
記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獻者也鉅靈之號此世  
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  
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  
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褐冠子之所謂尸氣皇  
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  
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  
之以俟

以下辨論本史成而立說元不在正紀中子  
姓輯客準例諸史將便觀覽取之以附於逐

篇之末故其中所用字俱在已所用有異覽  
者知之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  
譙明涿光信其爲繼治者乃知邃故之事非必無  
傳特恨幽介弗之究余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

丁也

鉤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袿黃頭大腹出天參政見春秋命曆紀元出天齋

政則有官統故賈公彥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人皇有輔佐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無文字无易天生无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以知官號也

天極鵠冠子云物之始也傾頤至其有也碌碌至其成形端端正正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

无易天生无散大璞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聖踐承翼之位與皇神合德按圖正端以致天極兩祭四致

息云云三百四十歲拒神次之號曰黃神按道亦

存所謂黃神蓋與此異本起經云三始之道太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盛則為元明名曰太陽又為元陽

子丹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歲在太素是為一氣太素者赤氣也初變為黃名曰中和和為老子乃化

神君名曰黃神入於骨肉以之為人故曰人之素藏

在太始則之氣也太始者氣之始也黃氣乃復歸于

白氣白若水精名之太陰為太和君此為三氣特亦

拒神氏

人皇氏没拒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

五葉千五百歲見春秋命曆叙

犁靈氏

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

言之矣予非好為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

而下汙于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駭於聽笑者

夥矣况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堯舜崇仁義  
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唇乾呃而  
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  
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據正亦  
不得而不異余予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  
於竒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曠而景者  
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  
宮之意也雖然詆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  
王祛匪漁父說劍之惜則吾知免矣

大魏氏

大魏氏見於南密

河南密縣有秦魏山記謂大魏氏之居即其茨也

或曰秦

塊昔者黃帝訪秦塊於具茨

中山經次七斂山之東三十一里大魏山又次十

一有大魏山注樊陽密縣大魏山也即具茨今在許

之陽翟集韻具茨山一作次疾詳黃帝紀言歸大魏

即大魏氏

一曰大魏魏氏云出于大魏氏

盖設於无垓

坵之宇而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大隗氏等

鬼魏氏

鬼魏氏後有鬼氏饒氏攘氏刹氏鬼魏氏

鬼及鬼魏皆古侯國

和菟史云古有大魏氏鬼魏氏鬼魏古通用者夫論云鬼姓饒攘刹是也三國宜皆炎黃之代封之一作

攘利者訛

弁茲氏

秦逢氏

和山者寔為河之九都吉神秦逢司之於黃山之陽

出入有光

見山海經今東陽有黃山孔甲岐處字音培集韻倍負同音培云河神一云倍尾山

世紀云即東首陽山太平御覽作黃山音為類繆矣秦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徃徃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

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

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為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亦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

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物爲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爲神而儉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狝君子於此其可不愆又愆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三五之時人聰明而淵懿純天而不人是以黃帝大少神農顓畜專享乎其上句龍芒蓐祝融玄冥作配

乎其下其事然也帝嚳而來不能紀遠然而禹湯闕伯玄枵諸稽實沈駘臺咎陶伯益丕韋夔稷之流秩猶不遷之祀橫窮卓偏剛毅一真烏往而不神哉叔末之人佔佞儉傑慕溪利跂正真之道削而儉險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歸于物詩云三后在天主配于衷本賢愚也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逢吉凶也三塗六道其僭有自來矣期期區畛亦予之熱熱肺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見南華真經注云環中中

庸之道

中之為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  
以示世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  
以為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今夫率意而射則終  
日無所中率意而視則終身無所與必也質的設  
而後天下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後天下之目無  
異屬聖人之道獨立乎中而後天下之心無兩從  
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  
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

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  
得之而為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  
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  
之傳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  
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  
周公而中之所以為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  
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  
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  
禍正如此也嗟乎臯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  
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

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  
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  
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  
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  
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  
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  
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  
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  
繼之豈不制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為君盡君  
道欲為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

而彼儉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咕囁以綢其姻而  
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  
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為中庸泚也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禹中之地

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  
此禹中之名所為立以知東北

溯易前聖之為有說不  
盡朝易說詳發揮一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  
海內朝鮮記南海之內禹中之國以去有九丘有陶  
唐之丘叔得之丘蓋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神  
民之丘以水絡亦  
陶唐昆吾之流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為陽帝

見道書

蓋處于沙沙長沙所謂萬里

陵西南十里雲陽山也又

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

大祀于甘泉

甘泉山本亦曰雲陽杜馮

云丹徒董覽

記云曲阿秦時曰雲陽嶺太康地記云曲阿本名雲

易秦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其道使阿曲而名吳

錄云改曰丹徒天寶

元年曰丹陽今屬潤絳北者非也十道志言雲陽氏

以為雲陽先生之墟言陽石山中有神龍池黃帝時

雲陽先生養龍於此為歷代養龍之處水旱不時祀

之中有神書鐵券王石之記故三輔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

先生然開山圖所言陽石山在絳北又非雲陽氏也

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

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

方皇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

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攷之皇甫紀實為

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

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

其亦為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

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

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

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

岑畧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而陳勳屯田鑿

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

以丹陽為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止矣載言之流以為僊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秦壹氏

秦壹氏是為皇人

道言天真皇人者秦壹也杜甫云秦壹立奉引包義在右堯步舜趨禹

馳湯驟

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

之解與天地之所始見鷓冠子三皇經云皇人首秦

真一五牙之法秦壹加者秦皇氏也傳言秦帝與神

說者以為伏羲失之三十九章經云九皇上真王虛

君也即秦皇矣今鷓冠子有秦皇問秦壹天地人之事三執急云

昔者神農嘗受事

于秦壹小子

本草經

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秦壹元君

蓋范无形嘗无味要會人視操法攬而長存者

開元詔盧

鴻云鴻有泰壹之道寶華云洪荒無為之道按鷓冠子云泰壹之道九皇之傳清成之初太始之末見不

祥事於名理之外范无形嘗无味以要名理之所會抱璞內篇及玄錄皆言泰壹餌金液而仙而毫人謬

忌謂秦壹者天神之最貴故漢武以李少翁之言祠泰壹于甘泉然道書謂泰壹君者諱厲又言身中亦

有所謂泰壹者諱務猷蓋不足攷

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治及泰

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間出而黃治雜子漢後不復

見

漢志七略有神農兵法黃帝兵法又有秦壹兵法

一篇有伏羲雜子黃帝雜子又有秦壹雜子五十三篇秦壹雜子星二十八卷秦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秦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秦壹雜子候歲二十二

卷泰壹陰陽二十三卷  
兵法今或見之兵書

其書言黃帝詣娥眉見天真

皇人

三一經云黃帝游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真皇人真皇人而上清記龍躡經四極明科苞元玉錄

抱璞子等皆言黃帝謁娥眉其書甚著或云在青城乃見審封於青城事見玉匱審封告帝曰天真皇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躡等事見上清記及青城等訊今青城有審封洞室軒后壇及黃帝轍迹甚多

拜之王堂曰敢問何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  
統矣又咨三一无乃朗抗乎古之聖人蓋三辰立畧  
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  
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  
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  
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

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  
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  
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募財以施智因智  
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  
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  
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  
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尔治萬  
物自尔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矣予以叢尔之身而  
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  
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无乃已浮

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為教也至矣此所謂王

佩金璫妙文也自使聖人以為之紀以上水火大淵

之事其所言哉楊谷授道記云黃帝見天皇真一之

眉而問真一之道其言大率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云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季

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

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

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真人而

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閔而隘八落者也又

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

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不然未

有不死者見素問天老養生經老子云人生大期

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

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

莫能逃山亡川邑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

險著蟠羸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

敗矣河側州都今歲在河南明年决出河北東西

滄海遺迹而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鏤皆

石自天星碩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地則天

有時而毀矣雨土雷負石星貫夜明並詳發揮雨粟

說天山崩裂事後世尤不勝多漢惠二

年天東北開晉太康二年西北裂太安二年天中裂咸和四年西北又裂昇平五年天中裂哀帝即位又裂梁太清二年西北裂陳至德元年十二月從西北開至東南或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維皆叫或見宮室之類按內記云天墜將相死若見名字妄言語為凶殃十二年易主蕭子顯齊書永元中夜天開而時趙錄建元初天大裂麟嘉二年天崩五年又崩唐乾元四年正月十八天中半裂是均于幻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然亂應可知則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況於人乎宛首道君之號奈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于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

疾崩堯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偃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懷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

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寇謙盡去三張偽法蓋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顯以禮度爲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翊翊而尤以信行爲輓軌初无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爲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龍蠶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究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

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

在西小顛之居

詳少昊紀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

則陳留矣

伊尹產空桑在陳留非魯地呂不韋等謂伊尹之母化爲空桑尹生其中大妄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莖云空桑之蒼蒼八

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

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

云徵在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

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

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

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槩而言之魯南山

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  
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  
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  
故地記言空桑南祀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  
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  
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離  
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顛而遠游  
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  
顛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  
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即武

帝之太時也顛顛繼少昊者故世紀顛顛亦自窮  
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  
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顛達云言魯北者相傳  
言介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  
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顛而妄之也太昊  
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  
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  
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

見潛夫論上列都

於神民之丘山海經陶唐等九丘有一曰神皇氏駕

六蜚鹿政三百歲春秋命曆叙

倚帝氏

都倚帝山山海經有倚帝之山唐吳筠下第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竇子野云今內鄉東三十

里倚立

次民氏

次民氏是為次是民洛書摘云辟注以次是民為皇次屈非也次是民沒

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此春秋命曆叙文與洛書

始穴處之世終也六皇者此此以下辰放氏而始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關著而或者有不厭命

歷之叙其亦有所來乎胡為而多蓋也貴人云何

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為見邪

荀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

衆人惑焉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

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

之間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

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字雖又同

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

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

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況次民倚帝之時

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  
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  
豈必古今豈必今猶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  
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余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  
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  
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威節族久而絕曷古今  
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路史第三卷

路史第四卷

廬陵羅泌

男 莘承命註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

宋均注春秋命歷叙云辰放皇次屈之名也洛書摘亡辟以次

是民即皇次屈非也

渠頭四乳駕六蜚磨

太平廣記作飛塵

出地郭宋

云地郭地名

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注云從古初

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

民撲木茹皮以禦風霜

茹蘊也茹毛蘊被其毛

絢髮鬪首以去

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命歷敘言被治二木枝者也

百有五十載

同上云離光次之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本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初修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厭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地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涵沈鴻而致之海毆地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瀝之

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爲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爲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爲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爲之泉幣以行之不䟽也爲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爲之舟楫以郵之相傾也爲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爲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爲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爲之布帛木處而顛上處而病然後爲之棟宇爲之祭祀以致其報爲之刑政以率其壞爲之車輿以佚其體爲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爲網罟爲耒

耜爲杵曰爲弧矢爲鯤鯁爲茵幄爲澧洛範金合  
土墜竈泄井黼坐鼎食韜牛乘馬堯矛劔戟重門  
擊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  
爲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  
有生之爲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  
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  
時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剗生民之  
脂以自奉傾宮璇臺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  
合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侈以錦帆珠雨南河西苑  
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鍾伐雷

霆之鼓窮日卜夜有不足以旣其權弗聞天下之  
歎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蜉蝣闕閱而何  
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  
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惜哉夔龍稷卨伊周孔孟  
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  
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  
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  
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爲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

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為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永泰之間分裘蒸餘阜茨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世本揚雄蜀紀華陽志本蜀論等語其始蠶叢拍

淩魚鳧各數百歲見蜀紀號蠶叢帝拍淩帝魚鳧帝或作折護與伯雍者非寰宇記作

九疎號蜀山氏蓋作于蜀今成都蠶叢縱目王瞿上瞿

城在今雙流縣南十里今眉之彭山縣北魚鳧治導江今眉之二里之彭山縣北

南北八郡志云捷為逮捕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有魚鳧津廣數百步

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楊雄記云二萬四千歲蜀記等言魚鳧等君治蜀八萬最後乃得望帝杜

宇寔為蒲捍蓋蜀之先也杜宇鰲令說詳餘論司馬貞以杜宇出唐杜氏後妄

舊記有女曰利從地出為宇妃按女利乃自叢以來

帝號盧保一作盧帝保帝今廣德之建平有盧保其

妻曰妃俱葬之永明二年蕭鑑刺益治園江南鑿石

斗金蠶地數萬珠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

有篆云蠶叢氏之墓鑑責功曹何行墳之一無所犯

於上立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開明妃墓

今武擔山也本日武都在府西百二十步周三百五十步云妃始武都男子化為女美艷開明尚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既葬表以二

石闕石鏡武陵王蕭妃掘之得王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体如水掩之而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樂史云厚五寸徑五尺今杜宇廟在益治北五里永平橋西齊建武中劉季連自灌口鎮城內徙此昔黃

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

蜀山氏惟其後葉益州記岷山禹廟西有姜維城又西有蜀山氏女居昌意妃也本日

蜀山會西北九十里其會州周置喜為茂州今及高

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昌意遜居若水元

生石紐其地皆在蜀蓋丘帝時嘗合中國世本謂蜀王每世相承為黃帝後而通典以蠶叢伯雍為帝倍

之支樂史從之謂歷夏商至周始稱王因前誤云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

年伐滅之初蜀道相攻來古急司始降候云使陳莊

遂屬秦寰宇記梓劔引常璩云靜王五年秦大夫張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閬中縣引作順王五年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

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

今古同也柰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

後百罅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

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

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

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

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

不為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憚求欲無厭故

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子劉怪誕之牛以誘其

衷而後褒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  
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  
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  
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府一  
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  
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  
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  
夫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挈唐之  
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一  
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肩十方之衆於

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  
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  
爲虛可謂彊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  
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  
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蜒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  
生羗而襲吐番夫羗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  
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乃一生羗  
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璿庫自此轉而西矣使  
我而得吐番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  
稽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祭以徇之尔其

或得之而得以稽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  
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已之田  
舍矣而宅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  
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噉兵  
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憂國之生靈略盡  
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  
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弃上谷造  
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  
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  
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

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  
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彊卒歸  
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言  
之溟渤漲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  
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惡溪在閩多厲毒氣中者温屯嘔泄逾者脚輒腐弱  
其魚多鱗沸海常沸尤多惡魚朔云炎洲真者經之 陷河懸度之設乎西自  
賓西行歷大小頭嶺山赤土身熱之坂宋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頭痛  
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藥氣之所為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桤四百  
里有懸度山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盤陀  
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有毒  
龍犯之輒晦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  
飛礫過者少全

以遼西而制北者也

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者女真滅大遼其臣大石林

牙挈其子三晝夜逾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莫能近

多死其病如疫而重刺至七孔迸血故南方有大

小法場之號今越嵩有瘴氣中之有聲着人人死

着木木折曰鬼隙界黑水於南極

黑水在梁維間

泄流沙於西陲

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

茫蓋西州之柳中路也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東

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即裴所謂伊

吾路今使郵所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

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惟以人畜骸

骨驢駝糞為誌大雪即不得行或道見宮宇忽聞

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螭魅也當且末西北沙中

夏則熱風為患惟老駝知之將作則聚鳴而擁

其鼻口不則危弊今高昌客旅皆歸伊吾道

弱水於北滅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

出陽關至

于劍路經

陷河伐檉置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

今川廣之界亦惟一小河淖並而深今古不得度蓋

亦弱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

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是

者女真滅大遼其臣大石林

霧冒者

東南南障

黑水在梁維間

沙者則輕黝黑

去瓜州

四回茫

伊

伊吾道

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賔。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有海國說見餘論慮亂者察其願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尔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舜投四肉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而三危。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貶朝。

陽可謂遠。陋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隸。朱厓沙門。島上猶以為未。豈堯舜之心哉。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前。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盖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諱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為之寒心哉。

逖傀氏

逖傀氏後有逖氏傀氏見元和姓纂逖傀氏之迹學者必

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為逖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見姓苑等姓

沌風俗通作混屯姓苑云後去水為若至於所謂盤

古氏異矣盤古氏赤曰渾敦氏羅隱有渾敦氏施化

江河之類本出三五曆紀等書

予嘗議三墳之偽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

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為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而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邪老儻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

虫虵皆爲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  
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  
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  
其爲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  
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  
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况見見聞聞  
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  
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覲古之人被畫  
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  
矣况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况出於

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然將  
無告賜之言者吾不憚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  
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莊注云足其性而止無吞

夷之心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

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見子思子淮南

子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歌

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氏云古之人君傳又

作東扈或謂即夏之有扈繆矣人物表在矣  
帝之前魏文帝令叙黃帝於其後可知矣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

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濛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軌者也補史記作卷鬚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狝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潜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遽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嵬氏鬼嵬氏命曆叙之黃神氏鉅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

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貉六鳳皇出地衡春秋

命曆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无假是故死生

同兆而不可相陵在者任之而已一而不黨命曰天

於余任則物自足矣虞書云在治忽亦任其自然而已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管子亦云先

王之在天下民比之神明之德孔氏以來說者皆以爲察其然哉在璇璣正非屑屑致察也在之而已

治二百五十載命曆序云次民沒離光次之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

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燠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水霰人知爲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阡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

自有君汔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爲世之期  
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羲炎若黃帝青瑣唐虞且  
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  
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  
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  
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  
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治教之一浹而後民  
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  
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  
哉奈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

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  
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  
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  
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五  
畝之宅蒔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弟之義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斯先  
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帛而  
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聖  
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

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污池則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鼈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鼈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無欲濟世而不至於六則亨之

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饑屈枉厄窮而無慘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况其遠邪是以先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視則而視効矣然則脩己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嚚者曰埃及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異爾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猶仍不止則其視羲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啻朝菌與蜉蝣哉

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每爲之三大息也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錄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

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  
定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  
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因提紀上

路史第四卷





